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登卷將祭請田焉弗許
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而遂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
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詞之

鮑昱為治愛民後漢

鮑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光武建武初太行山中有
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畧乃就謁諸署守高都長昱
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
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泚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
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

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妾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劉平獸皆南渡事文類聚

劉平漢光武建武初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時多獸每為人
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

鍾離遣囚後漢

鍾離意光武時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
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
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歛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
廣竟得以減死論

鄭弘白鹿後漢

鄭弘字巨君顯宗時拜駟令躬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
物縣於通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駟獨致雨徧

熟永平中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遷淮陰太守消息
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夫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怪
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鹿明府
必為宰相後果代登彪為太尉

滕撫為令道不拾遺後漢

滕撫字叔輔順帝時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
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
不拾遺

陸康以恩信為治後漢

陸康字季寧少仕郡以義烈稱靈帝時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
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
長吏新到輒發民繕脩城郭康至比口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

治寇盜亦息

劉虞平訟魏書

劉虞東海恭王之後為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
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
殊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
以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
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
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

田豫縱囚魏書

田豫字國讓魏太祖時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
人在山中為群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
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

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

劉備得人蜀書

劉備領平原相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皆歸焉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孫皎還女吳書

孫皎仕孫權為郡護征虜將軍輕財能施善於交結嘗遣兵候獲魏遣將吏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下令曰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後不得繫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

劉弘改法晉書

劉弘惠帝時鎮荊州舊制見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漁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兼并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假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祖逖感民晉書

祖逖字士雅東晉元帝時為奮威將軍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醮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張駿務農

張駿晉明帝時進位征西大將軍持節都督鎮扶風善撫御有

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

王詳歌謠 晉書

王祥字休徵魏文帝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徐州別駕祥固辭弟覽勸之為具車牛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征討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王蘊開倉賑卹 晉書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晉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人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

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

夏方泣罪 晉書

夏方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武帝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

荀藐以德致鳳 事文類聚

荀藐字公然除太原掾次令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

母樂之如時雨

慕容恪以德綏衆 晉書

慕容恪燕主慕容雋之弟也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言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恪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察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無有犯者

方明政體 南史

方明武帝受命謝方明進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鍾會稽太守江個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百一下文攝相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閑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

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情無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

景業遺愛 南史

齊蕭綽字景業善容止宋武帝時為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且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綽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為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汚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謚曰昭侯

道產治化 南史

劉道產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侯宋文帝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子良敦義好古南史

齊竟陵王蕭子良齊武帝第二子也子良在宋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中有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筆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

仲達安民南史

宋永陽昭王蕭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任齊為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荅曰古者脩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

蕭疑納善南史

齊蕭疑高帝第二子也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暮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

范雲郡稱神明 南史

范雲字彥龍齊明帝時為始興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並為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十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

樂預媪哭 南史

樂預字文介齊明帝時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榘藜葉造市貨之間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媪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蕭藻郵民 南史

梁吳平侯蕭景武帝時為南充州刺史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擁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郵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蕭藻推善 南史

蕭藻梁武帝天監元年為益州刺史至是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至郡悉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頗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

蕭秀美績 南史

梁武帝兵至新林蕭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惠景亂後累被兵車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及為荊州刺史郡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偽弟所殺乃為云士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又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歛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日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

蕭恢美行南史

梁蕭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

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歲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

蕭憺誠感南史

梁蕭憺為都督荊州刺史武帝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

訟者皆立侍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
江溢堤壞愴親率將吏冒雨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
焉愴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歎息終日
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
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漲驚走登屋緣樹愴募人救之
洲人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
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

王志施粥南史

王志王曇首之族也梁武帝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
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
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

蕭暎載粟振貧南史

蕭暎字文明梁武帝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服闋為吳
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二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
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羨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
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迺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
多所尋履

褚翔枯樹更生南史

褚翔字世舉梁武帝時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
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
為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為吏部郎去
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張績政化南史

張績梁武帝時為湘州刺史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

疾吏役及關市戍選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

蕭脩自劾 南史

梁武帝以蕭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胃有田一項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劬責功曹史琅邪王庶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捕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蟲遂盡迺有臺使見之具言於武帝璽書勞問

任昉恤民 南史

任昉字彥升梁武帝踐祚初為黃門侍郎後為義興太守歲荒

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二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綯七匹

蕭象德感獸死 南史

蕭象字世翼梁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遷秘書監薨謚曰敦

寇讚撫安流民 北史

寇讚字奉國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凝非禮不動符

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太宗時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人襁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進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

豎眼德化北史

傳豎眼魏明帝時歷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勅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

李訢興學北史

魏文成為太子時李訢為中書助教博士入授文成經學及文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帝顧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闕焉豈惟予也抑亦師傳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書奏獻文從之以訢政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

麒麟省刑北史

韓麒麟魏孝文帝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

慶慙懼而退

楊逸感民北史

楊逸字遵道仕魏莊帝為光州刺史擅貸粟賑饑民存活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被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

孝偉招撫

北史

崔孝偉魏莊帝時為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後人皆賣鬻兒女夏棊大熟孝偉勸戶人多收之郡內乃安教其人種植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戶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厲百姓

獲之

長孫儉自罰勵人北史

長孫儉西魏文帝時周文表為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文帝賜璽書勞之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導風俗大率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情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

賀蘭祥仁愛北史

賀蘭祥字盛樂西魏文帝時除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

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暮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張華原感駭食獸北史

張華原字國滿西魏文帝時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駭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

孝寬種樹北史

章孝寬魏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堦經雨頽毀每須備之自孝寬臨州仍勅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備復行旅又得庇蔭太師宇文泰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今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述祖政化盜息北史

鄭述祖齊文宣帝時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鄒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孟業以寬惠致祥北史

孟業字敬業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業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

李繪墾田足民北史

李繪仕齊為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羸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

房豹甘泉北史

房豹字仲幹仕齊後主為西河太守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樂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宇文憲治蜀北史

宇文憲仕魏授大將軍武成初除憲益州總管進封齊國公初平蜀之後父宇文泰秉魏政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中欲有推擇偏問兄邕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泰曰刺史當撫衆臨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效甘受面欺泰以憲年尚幼未之遣及周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幅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

劉璠服衆北史

劉璠字實義仕周明帝為內史中大夫遷同和郡守其兆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

郭衍屯田北史

郭衍字彥文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封強國公及隋文帝禪代大被親昵開皇五年授瀛州賑饑民上大善之遷授荊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

元蔚救患北史

公孫景茂字元蔚隋文帝時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

劉曠獄無繫囚北史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隋文帝時為平鄉令卑駢之官人有評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評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

魏德深老幼號泣北史

魏德深初仕隋文帝為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尋轉館陶長耆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歎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

趙爽化民北史

趙嬰字通賢隋文帝時為異州刺史甚有威惠嘗有人盜嬰田中蒿為吏所執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其化民如此

辛公義慈母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舉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感謝而去後人有遇

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令狐熙瑞應北史

令狐熙字長熙隋文帝時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隋文帝幸洛陽熙來朝史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麀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辛公義民無諍訟北史

辛公義隋文帝時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問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闔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荅曰刺史

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欲爭訟者鄉問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郎茂化民北史

郎茂字慰之仕隋文帝為衛國令有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

叔畧立碑北史

樊叔畧仕隋文帝加大將軍安定郡公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文帝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

景茂化民北史

公孫景茂隋文帝時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闕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唐臨約囚唐書

唐臨字本德高祖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今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

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高士廉督厲風俗事文類聚

高士廉唐高祖時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督厲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

元膺化盜唐書

呂元膺字景夫唐太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羣盜感愧悉避境去

仁傑縱民就田唐書

狄仁傑字懷英武后時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

術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辨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人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狄仁傑疏釋行誣事文類聚

狄仁傑唐武后時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十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宥跡皆非本意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王峻治桂百姓賴之唐書

王峻中宗時為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峻始築羅郭罷戍辛墪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往罹寇暴戶口彫瘠宜

即留以湏政成在桂踰暮年人丐刻石頌德

呂誼立祠唐書

呂誼肅宗時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誼初在朝不稱任職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歛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大處方面數十人誼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哀錢十萬徙祠廟與

崔衍恤民唐書

崔衍字著遠德宗時為號州刺史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臯劉贊裴肅為之倡贊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半之居十年畱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

王仲舒減燕唐書

王仲舒字弘中德宗時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大官忘錢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歎曰我當減燕樂為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為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仲舒尚義聚所居急民廢置自為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韓愈愛民唐書

韓愈字退之以張建封辟為武寧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官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袁滋慈惠為本唐書

袁滋字德深仕唐德宗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為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李愿縱馬 唐書

李愿憲宗元和初領夏綏銀青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馬境內肅然

韓愈贖隸 唐書

韓愈唐憲宗時為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

隸

韋丹興利 唐書

韋丹字文明憲宗時徙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才始民不知為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為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為佑不取贏利人能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為為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為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為備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為新廐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李絳止獵唐書

李絳字深之為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元和十年出為華州刺史吐突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憲宗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為言并勸止改獵有詔澤潞太原大威府并罷之

德裕化俗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憲宗時授御史中丞出為浙西觀察使俄而牛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賚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募則賦物儲物南方信機祥也雖父母厲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賞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李紳去虎唐書

李紳字公垂恭宗時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獺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

公綽服虜唐書

柳公綽文宗時為河東節度遭歲惡搏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以防襲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關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陞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鬪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

德裕變俗唐書

李德裕字文饒文宗即位出為鄭滑節度使徙劍南西川先是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條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

韋宙教民唐書

韋宙宣宗時拜吏部郎中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歎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輒享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負縣舊置吏督賦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工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

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
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
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
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群入民
家號行盜皆迎為辨具謂之起盆後為解素呼疾鬪宙至一
切禁之

崔俊放糶唐書

崔俊字德長性介潔矜已之清視賦負者若讎以蘇州刺史奏
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
荒不卹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鑿以重困民削其
禁自是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李德便民金史

李惲字子友熙宗天眷二年進士除同知北京留守沂州防
使沂南邊郡戶部符借民閑田種禾取膏結備警急用度惲曰
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司牒郡輸粟胸山調急夫
萬人是時久雨泥濘輓運不前惲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廩見
儲糧數可支半歲即具其事牒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
郡縣街陌間聽民作廬舍取其儻直至是罷之一切撤毀他郡
奉承既令督百姓必盡撤使街陌繩齊矢棘如去初時然後
惲獨教民撤治使巷道端正即已民便之

李儉救荒 金史

盧孝儉熙宗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憲州軍重判官累官至太
原少尹世宗大定二年陝西用兵尚書省發路稅粟赴平涼
充軍實期甚嚴迫孝儉輒易以金帛馳至平涼用省而不失期

并人稱之用廉進官二階遷同知府寧尹廣富大饑民多流亡
失業乃借僧粟留其一歲之用伊平其什市與貧民既以救民
僧亦獲利

伯雄惠政 金史

楊伯雄字希雲熙宗時登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承旨時丞相
石琚致仕顯宗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楊伯雄可時論以琚與
得其人以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滋官僚有詭隨者
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
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為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徒可
中尹

鄭留德化 金史

蒲察鄭留字文叔世宗時遷陝西路按察使西京人李安兒居

爭財府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莫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敘齒列坐會酒時以說古之友悌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心相讓而歸朝多盜鄭留禁絕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獄亦賜錫宴錢以褒之

趙秉文為政寬簡 全史

趙秉文字周臣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世宗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為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開赦將至先楮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為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飢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 金史

齊本名掃合穆宗曾孫金章宗立改戶部員外郎出為磁州刺

史治以寬簡未嘗留獄屬邑武安有道士視觀宇不謹吏民為請鄰郡王師者代主之道士忿奪其利告王私置禁銅器法當徒縣令惡其為人反坐之具獄齊審其誣又以王有德不忍坐之問同寮無以對齊曰道士同請即同居也當准首俱釋其罪其寬明有體皆此類也

完顏瞻撫集流民 金史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宣宗時以保延安功遷元帥左監軍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哀宗正大二年七月陝西旱甚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

戚綸以詩化民 宋史

戚綸字仲言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徒知太和縣父同文卒於隨州綸徒步奔訃千里餘俄詔起復蒞職就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構訟為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

昭述服民 宋史

李昭述字仲祖太宗時累遷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謹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為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誅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為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

薛奎子俸 宋史

薛奎字宿藝太宗時舉進士第為隰州推官後累遷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爾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予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子母遂如初

陳堯叟正俗愛人 宋史

陳堯叟字唐夫太宗時進士甲科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祕時宋亮陳穎民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為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喝死

齊賢革幣 宋史

張齊賢宋太宗時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先是江南諸州小民

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沒猶約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戶稅錢三千以上者戶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為義軍既內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為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橫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並皆樂業若逐戶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淨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

馬亮寬刑招舶宋史

馬亮字叔明舉進士真宗時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

不問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

范諷卹民宋史

范諷字補之真宗時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為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決諷分別疆畔著為券民持去不復爭諷辦數激昂喜為名聲然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為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舉進士第遷大理評事通判滿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穀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廩貸民縣令爭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

王質出錢與民賜衣遣盜宋史

王質字子野真宗時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

趙槩愛民寇不忍犯宋史

趙槩字叔平仁宗時累遷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之乃起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

純仁植桑宋史

范純仁字堯夫仁宗時以著作佐郎出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乎為著作林

歐陽脩不立可急宋史

歐陽脩字永叔仁宗時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心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撓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尤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繁碎耳

劉敞民不拾遺宋史

劉敞字原父仁宗時知揚州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

效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

曾鞏貸種 宋史

曾鞏字子固仁宗時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

王素治蜀罷鑄鐵錢 宋史

王素字仲儀仁宗時知定州其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

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弊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雜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

富弼業冢 宋史

富弼字彥國仁宗時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目曰叢冢

韓綜濟民 宋史

韓綜字仲文仁宗時廕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

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冢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立冢多潰

趙抃救荒之術 事文類聚

趙抃宋仁宗時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王堯臣盜飢發粟減死 事文類聚

王文忠公堯臣宋仁宗時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尔荒政之郵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

劉攽息盜 宋史

劉攽字貢父與兄劉敞同登科仕宋神宗遷敞知曹州曹為盜

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衰息

康直利民 宋史

葉康直字景溫神宗時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稔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敦頤悟 宋史

周敦頤字茂叔神宗時為分寧縣主簿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辦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

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
願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
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元發活流民五萬宋史

滕元發哲宗時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
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
訟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
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并竈器用
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
威行西北號稱名帥

周宗安邊宋史

周宗字彥廣幼警敏力學徽宗時以父任為郎歷官至通判建

康府高宗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知其選士大夫
憚行首命宗守滁陽未赴移楚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
置若自衛者宗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北邊民賴以全
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迎取虹縣中原
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携幼相屬于道宗計口給食行者搗以牛
酒至者處以室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宗謀輒稱
歎且曰有急公當與我俱死宗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
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

子瀟明果宋史

趙子瀟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孝靖公令與之子也七歲而孤家
貧力學登徽宗宣和中進士第調貞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
官去改澗州推官守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瀟佐唐

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進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補外遷戶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緡悉歸之公帑除直秘閣兩淮轉運副使朝廷遣人檢沙田二場欲槩增租額子濡以承買易冒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導諸浦注之江詔子濡往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於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柵至雉浦入于溇谷又疏鑿福山塘至尚市橋北注大江分殺其勢水患用息明州守趙善繼治郡殘酷子濡率諸監司劾罷之除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僮人子女為僕妾者詔權戶部侍郎升華文閣待制復知臨安府調三衛卒備築都城不擾而辦金主亮以盟子濡獻助軍

錢十五萬緡特遷一秩帝幸建康充行宮留守參謀官扈蹕還復知臨安府金人來議和子濡謂事情巨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即位志圖恢復子濡練兵習為鵝觀魚麗陣上觀於使殿嘉之賜金帶擢敷文閣直學士移知明州治海制置使臺諫王十朋王大有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詔環矣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吏反為之用匿其蹤迹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濡以禮延上豪帥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胥眾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為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升龍圖閣直學士知福州歲饑告糴旁郡米價頓平民賴以濟進龍圖閣學士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為妾者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興化掾官解中女父詣郡訴吏不決子濡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缶以歸獄遂決其發擿

槩類此

不怠活衆宋史

趙不怠字仁仲高宗時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永康軍歲治都江堰籠石蛇絕江還水以灌數郡田吏盜金減役天堰不因而圯田失水故歲屢饑不怠躬視操板築繩吏以法乃出令民業耕者田主貸之事末作者富民振之老幼疾患者官為活數百萬黎州青羌奴結鬼反制司調兵往戍屬不怠給餼事富人出糧而下戶以力致于邊不怠曰民饑不可擾也以糶餘米發卒運之已而朝廷命不怠攝制司

劉宰施惠宋史

劉宰高宗紹興元年舉進士剛大正直明敏仁恣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為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

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謂不獲其無田可耕其無廬可居其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其力藉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不為也

謝諤飲囚宋史

謝諤字昌國幼敏惠日記千言為文立成宋高宗紹興間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攝縣尉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諤行縣事治辦聲政吉州錄事叅軍囚死者舊瘞以鞵往往暴骨諤白郡取船官棄材以棺斂之

李椿賑給撫衆宋史

李椿字壽翁孝宗嘗念湖南兵役之餘欲鎮安之謂椿重厚可倚命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復酒稅法人以為便歲旱發廩勸分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二萬活數萬人潭新置飛虎軍或以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任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

王信立祠宋史

王信字誠之孝宗時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絹七萬匹絲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有狹狝湖四環皆田歲告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埧化匯浸為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

危積義冢宋史

危積字逢吉寧宗時遷秘書郎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積命營高燥地為義冢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

彥俊濟民宋史

趙彥俊字安卿寧宗開禧初知興國軍歲旱蝗而軍需益急屬邑令吳格負上供銀尤多彥俊坐累貶秩格僂謝彥俊曰屬時多難宜寬民力以崇根本何謝為潰卒據外城為變彥俊募能斬捕者賞之既而各斬首以獻散其餘黨累遷湖南運判徭人羅孟傳反累歲不能平彥俊謂帥臣曰徭人讎殺乃其常情况主斷不平是激之使判也能遣課者離其黨與俾還自相讎破之易矣帥從其計遂降孟傳尋知紹興府楮價輕彥俊權以法

民便之復鹿鳴禮置興賢莊以資其費築捍海石塘亦置莊以備增築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俊歿死囚暴首刖足拘於衆曰此劫羨竊者也遂散其衆乃第民高下損其稅有差免輸湖籍田米舉緡錢四十萬以助荒政民賴以濟

曹幽仁恕 宋史

曹幽字西士寧宗時登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可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出為浙西提舉面陳常平倉和糴折納之敝建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

黃震活棄子 宋史

黃震字東發宋理宗時知撫州其州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

元紘群鵲擁車 事六類聚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群飛亦擁車行

張柔經畧 元史

張柔太祖時為行軍千戶移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柔為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溝渠以瀉旱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

塔本恤民 元史

塔本伊吾廬人人以其好揚人善稱之曰揚公父宋五設託陀託陀者其國主所賜號猶華言國老也塔本初從太祖討諸部屢阨艱危復從圍燕征遼西下平濼白霄諸城軍士有妄殺人者塔本戒之曰國之本民也殺人得地何益於國且殺無罪以

堅敵心非上意太祖聞而喜之賜金虎符俾鎮撫白霄諸郡號
行省都元帥管內得承制除縣吏死囚得專決久之徙治興平
興平兵火傷殘民慘無生意塔本召父老問所苦為除之薄賦
斂役有時民大悅乃相與告教無違約束歸者四集塔本始至
戶止七百不一二年乃至萬戶出已馬以寬驛人貸廉吏銀其
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農不克耕亦與之牛比歲告稔民用以
饒庚寅詔益中山平定平原隸行省甲午盜李仙趙小哥等作
亂塔本止誅首惡宥其誑誤癸卯立春日宴群僚歸而疾作遂
卒是夕星隕隱隱有聲遺命葬以紙衣瓦棺

希憲寬恕

元史

廉希憲世祖時進拜平章事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
以母老願賜矜放希憲皆遣之還因為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

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自守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
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
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
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
立勲劾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粮仕於宋者子弟得
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為北平行省平章政事允俘獲之人敢
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厲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
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没入其直先時
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
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振公安之饑

陳祐寬免便民

元史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

之既歿門人謚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為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既分土於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徽薛文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中統元年除祐為總管

文謙定法元史

張文謙字仲謙世祖至元九年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等路羗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於俘虜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為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家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

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帳為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為奴之理議遂定守以為法

阿台棺擲資糧元史

阿台當襲父職適罷行省為平灤路總管府憲宗命阿台為平灤路達魯花赤始至請蠲銀鹽酒等稅課八之一細民不征世祖即位來朝賜金虎符諸侯王道出平灤供給費銀七千五百兩戶部不即償阿台自陳上前盡取償以歸置甲乙籍籍民丁力民甚便之至元十年進階懷遠大將軍歲饑發粟賑民或持不可阿台曰朝廷不允願以家粟償官於是全活甚眾僚屬始至阿台必遺之鹽米羊畜什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剥民耳姻族窮者月有常給民有喪不能葬者與之棺槨布帛資糧灤為

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

忽辛化盜元史

忽辛至元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至元十四年授兵部郎中明年出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強盜往往群聚山林劫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自歸忽辛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為賊今既自歸即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闈無間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為首者十輩來自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眾悉驚怖失措忽辛命吏誦其姓名為民俾侍左右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群盜聞之相繼款附

塔海禱蝗元史

塔海為哈刺赤世祖時改通政僉院歷和寧路汴梁總管先是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繩以峻法民多虛報以塞命其後差稅無所於徵民多逃竄流移者塔海以其弊言于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後改任廬州時有飛蝗北來民患之塔海禱于天蝗乃引去亦有墮水死者人皆以為異民之食開廩減直俾民糴之所活甚眾

思誠嘉禾元史

王思誠字致道世祖時丁內憂扶襯南歸甫禫朝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定境也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暮月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乃募天之

碎甓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李恒禁掠賑飢

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平宋有功授江西宣慰使入覲至元十七年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省荆湖掠民為奴婢者禁之常德澧辰沅靖五郡之飢者賑之獵戶之籍於官者奏請一千戶之外悉放散之

禿不申禱雨賑飢

元史

禿不申太師國王木華黎之裔也成宗大德四年嗣兄只必職

浙西提刑按察使性淳靖慈不形知民疾苦而能以善道之旱嘗致禱即雨歲飢請於朝發廩以賑之睦同僚興學校加太中大夫士民刻石紀其政績云

理威撫民

元史

立智理威成宗大德八年進左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獵立智理威曰驛騎所以傳命令事非有急且不得馳况獵乎王憚為之止獵蜀人饑親勸分以賑之所活甚衆有死無葬者則以已錢買地使葬且修寬政以撫其民部內以治

王克敬禁男女雜處

元史

王克敬字叔能泰定帝時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著為令

天璋致民稱頌元史

卜天璋文宗時以治行第一陞廣東廉訪使先是豪民瀕海堰專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賂置不問天璋至發卒決去之嶺南地素無冰天璋至始有冰人謂天璋政化所致尋乞致事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後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復止憲司賦罰庫緡錢不輸于臺留用賑饑御史至民遮道稱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因自引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甌儲天璋處之晏如也

別兒怯不花愛民元史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順帝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知經筵事尋遷中書平章至正二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二斗幼穉給其半又請日減酒課為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者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于神祠所禱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女婦莫不感其恩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

朵爾直班有政事才元史

朵爾直班順帝時出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至官
詢民所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籍鄉民販入城而貴
室僮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直人其俗編柳為斗大
小不一豪賈僭僮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飾有司厲防禁
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償自平又存恤孤老平準錢法清銓選
汰胥吏慎勾稽興廢墜鉅細畢舉苟有罪雖動舊不貸王邸百
司聞風悚懼

而火吸地景非不窮累財人出燕地快難明可今籍商文昔二
大以熟官輸月盡務盡財天靴制白計法官刑宗尋期可出與
數中書平章至五二平執云旅計首五也財計至非東開前於
限與封不蘇字大用即帝之亦四平拜明史大大吸錄錄事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九

臣門

愛人以人心愛於人者

韓延壽罰吏知悔前漢

韓延壽字長公昭帝時為東郡太守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顧有所言延壽上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毋取其愛而君取其敬燕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
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吏卒言延壽遂
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賈彪稱父後漢

賈彪字偉節桓帝永壽元年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
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城北有婦人殺子
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
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
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
名為賈女

孫禮止後魏書

孫禮字德達魏明帝時遷平陽太守人為尚書明帝方脩宮

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但遣民
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
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也

高叡全眾北史

齊文宣天保六年詔高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
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歲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
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
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
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營伍強弱相
持賴全者十三四焉

徐有功不忍杖罰唐書

徐有功高宗時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為

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韋溫緩期賦辨唐書

韋溫字弘育仕唐文宗大和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辨

移刺溫責已金史

移刺溫世宗時歷永定震武崇義節度使移臨海軍州治近水秋雨水潦暴至城下城頗決百姓惶駭不知所為溫躬督役夫繕完之雖臨不測無所避僚屬或止溫溫曰為政痼癘水泛溢為灾守臣之罪當以此身為百姓謝雖死不恨

陳薦管堤宋史

陳薦字彥升宋真宗時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疆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隄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為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為之

若谷留養宋史

李若谷字子淵宋仁宗時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匄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春爨

馬默愛民宋史

馬默字處厚神宗除知登州具沙門島居海中以配囚時囚衆官給糧者歲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岩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默責之曰人命至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即時死鄉里也汝胡不以乏糧告而顯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

自縊死默為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
移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為
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

滕元發安撫河北 宋史

滕元發神宗時為御史中丞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
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寢芟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
吾當以身同之瘞死食飢除田租脩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
遂安

宗澤止浚河 宋史

宗澤字汝霖宋哲宗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
其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延檄澤與邑令視河
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

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
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
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

鄭雍勸帝博施 宋史

鄭雍字公肅宋哲宗時為侍讀學士吳中大饑方議賑恤以民
習欺誕敕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
救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
死乎哲宗悟追止之

許楫詢民復業 元史

許楫字公度世祖至元十四年改江西道提刑按察副使時行
省命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衆楫於俘囚中詢究
得良民六百餘口即日遣還鄉里